

开栏语

戏韵流芳,文脉赓续。今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为未来三年我国戏剧事业的传承与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蓝图。作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戏剧振兴需各方协同发力。本报即日起推出“聚焦戏剧振兴”栏目,深挖全国各地院团改革、剧种保护与传承、文旅融合等鲜活案例,用真实数据与具体实践呈现行业探索,搭建戏剧领域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为繁荣戏剧事业贡献媒体力量。

“好戏山东”奋楫开新局

本报记者 孙丛丛

聚焦 戏剧振兴

舞剧《大染坊》持续推进全国巡演,话剧《买河村的七月》即将亮相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儿童剧《风吹麦香·秧歌少年》走进孩子的日常……近来,“好戏山东”表现活跃,传统经典传承有序,新创剧目精品迭出,生动彰显了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

今年以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简称《行动计划》),聚焦剧目创作提质、人才队伍培育、院团生态优化、品牌“扩圈”传播等关键问题,推动全省戏剧发展破局起势、提质增效。

激发创作活力

围绕“提高剧目创作质量”,《行动计划》提出“激发创作活力”“建立健全剧本论证机制”等具体举措,体现出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山东立足戏剧艺术的人民性和本体性,鼓励创作者从生活源头上求突破、从观念创新中找方向,推动剧目创作从“高原”向“高峰”稳步攀升。

加强选题引领,突出“剧本先行”,是山东向精品之作系统发力的关键一步。2025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好戏山东”新创戏剧剧本征集活动。经过严格遴选,5部“优秀剧本”、15部“入选剧本”脱颖而出。山东同步举办征集剧本推介交流活动,让创作者与全省文艺院团充分对接,推动作品落地转化。目前,已促成剧本《弹铗记》《聊斋·叶生》与相关院团合作,构建了从剧本孵化到院团承接、舞台呈现的完整链条。

事实上,山东历来把好选题、好剧本视为舞台创作的制度化标尺。通过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设立“舞台艺术重点选题创作作品扶持计划”等,山东建立选题储备与统筹协调机制,扶持并推出舞剧《大染坊》、山东梆子《泰山青来了》等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避免了创作中的题材扎堆问题。

从创作源头“广种深挖”,“小而美”题材也能开掘出浓浓烟火气。儿童剧《风吹麦香·秧歌少年》把国家级非遗项目鼓子秧歌的“伞、

鼓、棒、花”融入剧情,讲述鼓子秧歌在青少年中绵延传承的故事,以轻快、灵动的风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

作品由谁评价、如何评价?在支持创作者从生活实践中获取灵感的同时,山东还把有没有观众缘作为评判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获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的话剧《烟火人间》,就深扎青岛市井,生动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平民生活。“从剧本创作到舞台呈现,我们一次次走进里院采风,一次次听取专家、观众的声音,在此基础上打磨精进,再回到巡演中检验,才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该剧总导演黄港说。

厚植人才沃土

有人才之涌,方有佳作迭出。《行动计划》把“夯实戏剧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作为推动戏剧传承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3月召开的山东省戏剧振兴会议同样强调,加强全省戏剧人才梯队建设,推出更多青年领军人才。

近年来,山东通过实施戏曲名家工作室、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项目等,把编剧、导演、作曲等紧缺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6月5日,原创儿童剧《海月亮》首演,通过鲛人公主与人类女孩的一次冒险之旅,展现人海和谐共生的深刻主题。该剧导演牛雁是山东省戏曲名家杨琨工作室学员,在工作室支持下,她执导了话剧《误会》、情景话剧《见莲》《先贤仲子》等作品。“通过接触不同艺术类型,与各个舞台环节合作,我提高了艺术感知力,也培养了导演创作所需要的系统思维。”牛雁说。

作为山东省戏曲名家工作室受聘专家,编剧王新生从采风、构思到创作、排演,对入选学员进行全链条跟踪指导。“创作过程中,学员坚持‘写自己想写’,少打‘短平快’,拿出了各自的代表作。”王新生介绍,其名下工作室已与滨州市7家院团建立合作关系,实现青年编剧与剧团、剧种和演员的深度连接。

截至2025年底,山东累计资助52个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项目,山东省戏曲名家工作室扶持培养中青年舞台艺术骨干百余人次。

今年以来,山东还推动有关艺术单位深化“项目共建、演出共办、人才共育”合作机制,以“结对子”交流提升创作能力。同时,探索新型育人模式,为戏剧人才长效培养、施展才华提



儿童剧《海月亮》剧照。 滨州市儿童剧院供图

供了广阔舞台。

为更好地传承地方特色剧种柳子戏与山东梆子,山东把原山东梆子实验剧团人员划转至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推动两大古老声腔在人才培养、艺术创新方面形成合力。6月17日,该中心启动青年人才振兴计划“百日集训”,围绕戏曲基本功、经典剧目排演等内容进行系统培训,配套建立全过程考核、成果展演机制,聚力打造一支专业能力突出、综合素养全面的后备人才队伍。

为院团量体裁衣

戏剧振兴,根基在作品,关键在院团。《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分类施策持续深化改革”等举措,为不同戏剧院团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政策依据。山东以此为遵循,坚

持差异定位、分类指导、因团施策,全面激活院团发展内生动力。

聊城市现有豫剧院、京剧院、杂技团3家市直国有文艺院团。几年前,该市艺术创作尚面临原创作品匮乏及编、导、演队伍青黄不接等困境。随着改革深化,聊城市打破“扎口管理”,通过“引、招、育”破解人才断档问题,同时,实施“一团一策”,深耕本土创作,推出《孔繁森》《石榴花开》等作品,抓住了院团提质增效的“牛鼻子”。

滨州市儿童剧院也是近年山东文艺院团转型发展的生动范例。从推出首部儿童剧《九色鹿》到持续打造《小虎滨滨历险记》《海月亮》等作品,该剧院坚持在传统中扎根、从市场里破局,通过立足经典挖选题、“院团+院线”合作闯市场,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路径,巡演

足迹遍及全国16个省区的42个市。

山东还支持基层院团通过剧目移植、小戏创演、“云直播”等方式重塑传统艺术活力。在菏泽曹县,“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的“一元剧场”推动戏曲受众“破圈”。“演出中,我们移植豫剧《五世请缨》《穆桂英挂帅》等传统经典剧目,新创《石榴熟了》《梦圆‘e’裳》等山东梆子现代戏,让老戏迷过足瘾、新观众看得懂。”曹县地方戏曲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王滕说。

专家建议,下一步,山东需要继续深化“一团一策”“一剧种一策”工作机制,为稀有剧种、具有品牌价值的代表性院团量体裁衣,打造更多“留得下”的作品。同时,不妨向新大众文艺学习,构建开放、共创的文化生态,推动艺术表达更具灵气、更接地气。

舞剧《日出》的经典重构与美学突围

刘 淼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曹禺的《日出》以犀利的笔锋剖开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浮华假象,道尽“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时代荒诞与人性困境。长久以来,《日出》的影视、话剧改编佳作迭出。而大连歌舞剧院全新推出的原创舞剧《日出》,以纯粹的肢体语言承载厚重文本,在写意美学与戏剧张力之间找到平衡,为经典IP的当代舞台演绎,交出了一份风格化的答卷。

该剧总编导、编剧邓一江在酝酿之初便确立了3个宗旨:坚持以舞剧演绎经典,向经典致敬;坚持“以舞表剧”的创作理念,强化舞剧的戏剧性;坚持写意表现的艺术风格,给观众以情的动人、美的享受。这也成为舞剧《日出》最亮眼的突破。

原著剧本在结构上极为凝练,仅设置两个主要场景——陈白露的豪华客厅与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种高度集中的场景布局服务于话剧对白的戏剧性交锋,舞台空间本质上是一个“话语的角斗场”。然而,舞剧《日出》的编创团队对原剧本的物理空间进行了大胆的风格化拓展,将其转化为流动的、多义的意象场域。

舞剧打破了双场景的限制,通过可移动装置的运用与光影切割,将叙事空间延伸至街头、旅馆走廊、舞厅等多种情境之中。这一改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增加,更是叙事节奏的重塑——舞蹈的流动性天然需要空间的转换来承载情绪的递进与时间的流转。从灯红酒绿的舞会群像到陈白露独处时逼仄的卧室一隅,场景的频繁切换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将人物在社会舞台与私人空间中的双重困境外化为空间的明暗交替。舞美设计丁丁设置的三面大墙,既是陈白露豪华客厅的实体构建,也可迅速转喻为三等妓院的压抑氛围;同一组影片在不同灯光与调度下呈现出的风格歧义,恰如旧时代不同阶层共享着同一张压迫之网。这种对原剧本场景的创造性扩容,使舞剧在叙事维度上获得了远比武剧更为自由的诗意空间。

在人物塑造上,舞剧秉持删繁就简、聚焦核心的改编思路,对原著繁杂的人物群像进行精炼取舍,剔除冗余支线人物与琐碎情节,集中笔墨刻画核心人物的命运纠葛与人性特质,让剧情脉络更凝练、主题表达更集中。

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改编,便是将原著中始终隐匿于幕后、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黑暗势力代表金八推向台前。舞剧让金八以具象化人物姿态登场,与

黑三形成联动,共同化身旧时代黑暗强权的象征,直观展现出压迫底层众生、吞噬个体命运的无形黑暗力量。这一改编扭转了原著隐晦的批判方式,让抽象的社会压迫、阶层对立与人性恶念,转化为观众可见的肢体冲突与舞台博弈,极大强化了全剧的戏剧张力。“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时代悖论,不再是文字层面的思辨,而是直面观众的视觉冲击与情感震撼,让作品的社会批判力度与思想深度得到升华。

依托场景与人物的创新性改编,主创团队并未刻板复刻原著的琐碎情节,而是萃取故事核心脉络与精神内核,用舞蹈的节奏、肢体的张力替代语言表达,让无声的舞姿拥有直击人心的叙事力量。整部舞剧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命运沉浮为主线,串联起旧时代都市的众生百态,将上层社会的奢靡浮华与底层小人物的挣扎沉沦形成鲜明对照,精准复刻出20世纪30年代光怪陆离的都市图景与残酷的社会现实。

作品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尽显舞蹈艺术的独特张力。独舞承载着个体的孤独与挣扎,舞台中央,陈白露的每一次旋转、舒展、蜷缩、坠落,都层层递进地诠释着人物的矛盾人生。昔日的纯真少女竹均,沦为风月场中周旋浮沉的陈白露,她在纸醉金迷中麻木沉沦,在清醒与自我麻痹间反复拉扯。紧绷的肢体藏着心底的困顿,放缓的舞步透着无尽的悲凉,低垂的眼眸诉说着理想破灭的绝望。无需一句台词,观众便能读懂她被时代裹挟、被生活消耗的破碎人生。

双人舞与群舞的编排,则构建起立体的戏剧冲突与社会群像。陈白露与方达生的双人舞,肢体的拉扯、依偎、疏离,演绎出纯真过往与现实困顿的碰撞,是理想与世俗的对峙,是救赎与沉沦的博弈。群舞段落中,舞者们错落交织的队形、华丽流转的舞步,编织出旧都市霓虹之下的纸醉金迷与声色犬马。穿插其间的底层人物群舞,肢体僵硬局促、姿态卑微困顿,与奢靡阶层的张扬肆意形成强烈视觉反差,无声印证着时代的不公与阶层的鸿沟,让“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核心主题落地生根。

作为大连歌舞剧院30余年来创排的首部舞剧,《日出》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部作品的落地,更是剧院践行《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深耕精品创作的一次有力实践。终幕,破晓的天光撕裂全场幽暗,那不仅是陈白露个体悲剧的落幕,也是经典艺术新生的序章,更是大连歌舞剧院坚守艺术初心、开拓精品创作新征程的全新启航。



近日,随着“舞星璀璨·舞耀西城”——2026年北京市西城区“彩虹剧场”舞蹈季闭幕式演出的落幕,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舞蹈盛会正式收官。

从非遗主题群舞《蓝》中江南匠人的温婉坚守,到蒙古族群舞《幸福草原》里草原儿女的飒爽豪情;从男子独舞《风吟》中道出的少年本真,到《天边的红云》燃起的赤诚初心……闭幕式当晚,12支精品舞蹈轮番登台,南北舞韵同台交融,古典雅韵与红色情怀交相激荡。

接下来,西城区文化馆将持续把优质演出和艺术普及送到百姓身边,让高雅艺术从剧场走向街巷。

图为演出及演员化妆现场。

本报记者 祝 静/文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供图

